

友情

白海燕

没有人不认识四一班的那个尖尖头、爱翻白眼的叫托尼的小男孩，在这个仅有三百名学生的校园里。

不过，他的闻名可实在与任何美德或成绩沾不上边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也不会令授他课的所有老师直叫头疼了。咱们还是一起来看看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些古怪行为吧！

他在厕所里，会突然把一个正在小便的同学往前一推，然后看着头碰墙壁手肘受伤的倒霉鬼，哈哈大笑；

他在课间时，一个人跑到学前班，抢夺小朋友的文具，然后把上前争辩的小朋友打哭得稀里哗啦；

他莫名其妙，去远处寻来石头，狠狠砸碎班级教室的窗玻璃；

他在和同学追逐打闹时，径自闯进校长室躲起来；

他考试时一字不动，坐那旁若无人地玩自带的玩具，或者老是去干扰别的同学……（别以为他不会做，稍加把劲，他还是班级中等偏上的学生）

你永远都搞不懂这个又瘦又小的家伙，到底脑袋里装着多少怪主意或者坏念头。他好像是生来就立志做个不讨大家喜欢的孩子。在四一班50名同学中，他理所当然地被大家孤立成友情之外，除了苏珊——一个又笨又胖、走路像企鹅一样慢吞吞、说话也像含着大萝卜的女孩。这个永远不会做作业、永远考试最差劲的女孩，也被同学们心照不宣地集体冷落着——坏男孩托尼，笨女孩苏珊，他们无形中成看做四一班的另类学生。

可是，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两颗无助的幼稚的心却因此靠近，并且成了最好的朋友。

在这座校园里的各个地方，你总会看见他们这对组合，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，从来都是同时出现：自来水边喝水，操场上玩陀螺，草地捉蚂蚱，一起坐滑梯，一块跳橡皮筋……有时，高个子的苏珊会像姐姐一样牵着矮瘦的托尼，或者干脆静静地、耐心地等在一旁，当托尼沉浸在某种玩耍里。而在苏珊这里，托尼也会表现出从未有过的乖巧与顺从，他所有被指责的坏能量，从不会对他的伙伴释放。

这两个被遗忘的小家伙，就这样，开辟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乐园，尽享着彼此的友情，以共同抗衡着来自另一个庞大群体的嘲笑与奚落。在他眼里，她一点不笨；在她心中，他一点不坏。她是他的光，他是她的暖。

尽管，托尼仍以各样的方式上演他的斑斑劣迹，苏珊仍在各种情况下表现她的无可救药的蠢笨，可司空见惯的人们不再谈个不休，只会报之一笑。他们这对坚固的友情组合却渐渐成了校园里的动人一景，莫名牵动着人们的视线。

是的，连蚂蚁都需要友爱。当身边所有人都对他们抱有极大成见的时候，他们自己，就成了对方最后的安全的角落。他不再是托尼，她也不再是苏珊，他们只是汪洋里两座紧紧关联着的生命的岛屿，黑暗中两盏互相映照取暖的灯火。



彩霞满天

李海波 摄

香蕉的味道

葵花

第一次吃香蕉是在一个温暖的冬夜。此后，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香蕉。

那时我正上小学二年级，有个家境富裕的亲戚即将结婚，叫母亲陪他和他的妻子去省城买衣料。我第一次听说有个城市叫合肥，第一次听说“省城”这个词。我问母亲，合肥在哪儿，母亲说，在西边。我问有多远，母亲说，很远。我茫然地张着嘴巴，很远，那是我无法想象的远方。

天还没亮，母亲就和亲戚一起上路了，天黑了还没回家。我到村口张望了几次。头天晚上，母亲说过，如果有好看的花布就给我和小姑买件衣料呢，省城肯定有很多好看的花布。村里的一个婶婶在村口看见我，老远就笑道：“你妈上省城还没回来？”我摇摇头。她又说：“你妈回不来呀！她在省城迷了路。哈哈！你妈那么能，到了省城也不认得回家的路了！”

月亮升起来了，黄黄的，很快又被云遮住了。夜深了，我还坐在门口呆呆地望着村前那条小路。我已经忘了母亲说过给我买衣料的事情，只想着母亲怎么还不回来。我不相信母亲会迷路，只是省城太远了。母亲聪明灵活能说道，所以亲戚才一定要她陪同，虽然母亲也没去过省城。

终于被奶奶哄劝着上床睡觉了。迷迷糊糊中，似乎听见母亲和奶奶的说话声，我支起胳膊倾耳细听。房门被推开了，灯光铺了进来。母亲在门口轻声地说：“睡着了没？”我一骨碌翻身坐了起来。母亲快步走到床边，“快进去！快进去！冻着了！”一边说一边将我塞进被窝筒。我胳膊肘支在床上，翘头望着母亲。“这是香蕉，吃了赶紧睡。”母亲说着，把香蕉剥了一半的皮，放到我唇边，“这样剥皮，这样吃。吃了就睡吧。”

这个叫香蕉的东西真好吃啊！香香的，软软的，底下一段还稀糊糊的。没错，就是软软的，稀糊糊的。我像喝稠乎乎的稀饭一样，吸得咝溜咝溜响。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香蕉，好像也是我唯一一次觉得香蕉好吃。也许母亲买的时候它已经熟过头了，路途遥远，一路颠簸、挤压后它变得软软的、稀糊糊的。

我吃了香蕉，心满意足地安睡了。整个房间的空气里都弥漫着温温软软的香味。

第二天早上一睁眼，脑子里就有个声音说：还有没有香蕉吃呢？但是我不好意思问。没有了。我想香蕉那么好吃，一定很贵，估计母亲是按着家里的人数，一人买一只，当天晚上都吃掉了。

第二次吃香蕉，我已经是高二的学生了。我也曾多次在县城的水果摊上见过香蕉，有黄色的，青色的，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那种香味似乎是从多年前的那个温暖的冬夜穿越而来的，一样的味道，只是淡了一些。我没有想过要买它们，我只是想起那天夜里吃的那只香蕉，真好吃！我们不缺水果吃，村里有柿子树、李子树、枣树、梨树、桃树和葡萄树，偶尔家里来客人会带来苹果。我在县城上高中，住校。县城居然比省城还远，我一般一个月回家一次。有个同学的妈妈到学校看她，带了很多水果，她给了同宿舍的11个同学每人一只香蕉。我咬了一口，心里就犯嘀咕：这香蕉没熟吧？看看别的同学，都在吃，我也装着若无其事地吃了，感觉很不好吃。没熟嘛！

后来，终于知道我第二次吃的香蕉是正常的香蕉。

露天电影

程琼莲

饭后散步，看见广场在放电影。幕布拉在绿化带旁，一堆观众或站或蹲，有的被剧情吸引一直看下去，有些站了一会走开，继续散步锻炼或奔向匆忙的日子。我停下脚步，其实我没有被剧情吸引，电脑上看电影方便，要看多少？但我还是停下了。

广场被一条小河分为两部分，对面接近车水马龙的街道，有两个球场，一些健身器材，此刻密布着黑压压的人群，打篮球、跳广场舞、小孩子蹦蹦床，喧哗之声被融入宽阔的市声里，成了城市声音的一部分。

隔着一条河，这边就安静多了。因着距离，也因着绿树婆娑，树叶过滤掉了一部分噪音，就没那么刺耳，成了一种空茫的声音背景，像一条流淌着的河面，由各种声音的水滴聚成的水流组成。于是屏幕上人物的对白清晰入耳。“冲啊！同志们！”冲锋号吹响，人声欢腾，向着胜利的远方冲去。是小时候看得多的战争片。

说不清楚什么感觉，好像一个埋头赶路的人被惊醒，抬头一看，那些清贫快乐的日子竟是过去了那么久。久得有点想不起来细节。

可那时并不觉得有多快乐，枯燥乏味的日子像门前树上数不清的树叶，“哗”，被风吹落一片，如翻过的一页日历，毫不可惜。那时以为日子可以一直过下去，像门前永不枯竭的河水，人都不会死的。况且就算见过村子里有老人走了，我也不会理解真正的死亡。在这样有些腻味的日子里，就有一天听到村里谁吆喝一声，晚上听书去哦。田里做事的男人停下手上的活。问一声，谁家？下屋场二根叔家接媳妇请说书。屋里的妇女也支楞起耳朵听得真切。赶忙放下手上事准备晚上饭菜，得早点吃了晚饭听书去啊。

吃过晚饭都去了。妇人抱着孩子；姑娘拿着个绣花绷；婶子带着纳了一半的鞋底；男人一手拿根旱烟竿，肩上扛条板凳。无一例外每人手里都拎个炭火烧旺的火炉。二根叔家堂轩已坐了不少人，大家鱼贯进入，加入到暖烘烘的人堆里。认识的赶紧打起招呼，粗门大嗓的。也来了？来了来了，哪能不来听书呢。堂轩中央

支了个鼓架，上面放了张小鼓。说书的先生进来坐鼓边，扫视一眼全场，喝口水，先敲一段鼓，“咚咚，咚咚咚……”待屋里静下来，清清嗓子，说唱起来：“话说那唐朝末年……”

后来露天电影逐渐取代了打鼓书。

往往是这样，哪个村子要放电影了，前几天十里八村都传遍了。眼巴巴等到那一天，早早吃过晚饭，除去城里读书的二哥，余下的都去。父亲打着火把，大哥扛条板凳，姐姐、小哥、母亲和我跟在后面，一行人上路了。母亲原本不要我去，因为每次回来我都睡在大人背上。但终于拗不过我再三哭闹，我一再保证自己会走回来（当然，回来依然睡在大人背上）。

火把将黑夜撕开一道口子，父亲偶尔的咳嗽像一粒石子投入寂静的夜的湖水。我们急急赶路，兴奋地喘着气，将身后的村子越抛越远。距离放电影的大稻场还有一段距离，就能看见高高悬挂的幕布，幕布下黑压压的人群。场地中央一张方桌腿上绑了根长竹篙，顶端挂一明晃晃的大灯泡，照得四周雪亮。近了。看见桌子上照例摆着放映机，桌旁坐着个一脸严肃的男人，惬意地抽着别人敬的香烟，间或鼓捣着放映带。这个能摆弄机器放映出人物画面的放映员在我眼里是了不起的人，总会让我生出莫名的敬仰。

电影还未开始，稻场人声笑语，热闹非凡。呼朋引伴的，骂小孩的，唠家常的，最活跃的是远近村里的年青小伙子，他们有的在姑娘面前装模做样地卖弄，更有甚者在女人堆里直钻，动手动脚，惹来姑娘们的怒骂。被骂者也不恼，老着脸，嘻嘻一笑，头一低，脚底抹油开溜了。姑娘们呢，必是三个一群，两个一伙，都穿上平时压箱底的衣服，打扮得花枝招展。遇上小伙子鬼鬼祟祟，佯装做怒，直到他们一脸窘相地跑开，又都笑得花枝乱颤。

电影开始了，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被电影吸引。我们小孩子大多看不懂，看了一会觉得无趣。有些姑娘小伙更是不能专注于银幕上的卿卿我我，而在暗地里眉目传情，一场露天电影下来，不知成全了多少花好月圆。